

父與子

新 中 學 文 庫

父 與 子

屠格涅夫著
陳西滢譯

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

中華民國二十年六月初版
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三月第二版

◆(88713.1)

現代文藝叢書
父與子 一冊

Father and Sons

定價 國幣柒元

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

原著者 I. S. Turgenieff

譯述者 陳西澄

發行人 朱經農
上海河南中路

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
商務印書館

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
各地

版 翻
權 印
所 必
有 究

現代文藝叢書

父
與
子

I. S. Turgenev 著
陳西滢 譯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本書係用萬有文庫版本
印行原裝分訂三冊每冊
面數各自起迄今合訂一
冊面數仍舊讀者鑒之

譯者的話

這本書的譯者並不懂得俄文，他所根據的他國文譯本有下列的四種——三種英文，一種法文：

- (一) Fathers and Sons. Translated by Constance Garnett. 一八九五年出版。
- (二) Fathers and Sons. Translated by C. J. Hogarth. (Everyman's Library) 一九二二年出版。

- (三) Fathers and Children. Translated by Isabel F. Hapgood. 一九〇三年出版。
- (四) Pères et Enfants. 無譯者名，無初版年歲，巴黎 Bibliothèque Charpentier 出版，前有 Prosper Mérimée 的一封信，Mérimée 死於一八七〇年，俄文原本出版於一八六二年，足見這一種是最早的譯本。

譯者著手翻譯的時候，手頭只有第一第二兩種譯本。雖然一向佩服第一種的英譯者，嘉奈脫

夫人，在英國翻譯俄國文學的人們裏，無論數量之多，成績之佳，都是首屈一指，而且雖然覺得第二種的譯文大不如第一種的流麗生動，可是私心總不免以爲第二種後出了二十餘年，有別的譯本可以參考，即使不能更正第一種譯本中或有的錯誤，至少不至於把第一本譯對的地方譯錯了吧。所以二本如有出入——出入的處所卻並不少——常常依據第二種逐譯。後來覺得第三第四種譯本，校閱之下，方纔知道上面所說的推斷是完全錯了，前半部的譯文便不得不重新修改過。

第一第三第四三種譯文，大旨雖然差不多，可是出入的處所還不是沒有。嘉奈脫夫人的譯筆是舉世推重的，Hapgood的譯本是美國批評家所稱賞的，法文的譯文是 Mérinée 認爲正確的——而且作者屠格涅夫這時候住在巴黎附近的 Bongival，他又深通法文，說不定這一個譯稿他自己就曾經審查過，即使沒有潤色過。那麼要是四種譯本——或是說三種譯本如有不同之處——而且有時四種全不相同，雖然這樣的處所是極少的——我們還是依據那一本呢？要是兩本相同，一本獨異，我們能不能處處都斷定多數便一定是可靠的呢。

這一個問題很不容易解答。譯者譯此書時，把四種譯本都放在眼前，雖大旨依據第一本，可是

每有出入之處，便或依這本，或依那本，隨時變移，甚至一句話從兩種譯本湊出來都未可知。這樣的翻譯未免過分的以譯者的眼光——譯者認為作者的意旨——為最後的標準了。可是既然不能以作者的原文為根據——即用原文，也不免有時要用譯者的眼光來測臆作者的意旨的吧——捨此又有什麼辦法呢？譯者得了這一個經驗，十二分的相信轉譯是費事多而成功少的一件事。

譯者不敢說他完全得了作者的原意，更不敢說得了原文的風格氣息，一個轉譯的人是萬不能說這樣的話的。可是譯者在未著手以前，是自認明瞭全書的意趣的，著手以後，他是想把他所懂得的轉送給讀者。至於究竟達到這個目的沒有，他就知道了。可是在這個譯文付印以前，曾經有一個讀者從頭至尾細細的看過兩遍，至少她一個人說她能看懂這本書的。對於這一個讀者，叔華譯者不僅僅感謝她校看兩遍的耐心，更得謝謝她修改了好些字句，使這本譯文比較的流暢些，明白清楚些。

此書在我國也曾經有過一種譯本，是共學社出版的耿濟之先生所譯的『父與子』。耿先生是從原文翻譯的，可是他的譯本與上面所說的四種英法譯本全都不大一樣，而且有些朋友說不

好懂。譯者譯完本書之後，曾經把它與耿譯對看過一遍。雖然二本不是完全沒有暗合之處，可是這卻只不過是例外，大旨可說這兩種譯文是很不一樣的。單就這一點說，這本譯文已經不能說是多餘，譯者好幾個月的功夫也不算白費的了。

俄國人像目下時髦的中國人一樣，喜歡在談話中間插些外國字，外國話。所以在俄國小說中間，常常穿插着許多外國字句。英法文的譯本是依照原本仍列入各種原文的。我們可不能這樣單簡的照辦。要是單列入原文，不免要惹起有些讀者的埋怨，要是把它們譯過了，又不免失去書中人物的性格和口氣。折衷的辦法，只好在譯文中，外國語仍照原文列入，旁邊附加小註。又書中的古人名，書名，以及特別的風俗習慣，也大都加以簡單的說明，以便讀者。

本書中的人名表

外國人的名字，至少在一經譯音之後，是很不容易弄清楚的，俄國人的名字尤其不容易記憶。因為他們每一個人，除了姓和本名外，還有一個『父名』——那就是說他父親的名字，末尾加上『渥夫』或『藹夫』（of or et）音，或是客氣些，加『維區』（vitch）音；若是女子，便加『芙娜』（vna）音。例如本書中之阿卡提，阿卡提是他的本名，柯薩諾夫是他的姓，可是因為他的父親的名字是尼古拉，他還有一個『父名』叫『尼古拉維區』合起來便成阿卡提尼古拉維區柯薩諾夫。俄國的風俗，稱呼平輩時都得用本名及父名；就是初次見面也如此，要是用先生，或太太，小姐，便顯得生分了。即是僕人對於主人，也大都叫這兩個名字。可是只有極熟識者纔可以單叫一個人的本名，而他的本名在至親的口中，又可以縮成另一個字，例如尼古拉有時稱阿卡提爲阿卡夏。因為有這種種的原故，俄國小說中的人名特別的字眼多，特別的變化多，特別的應用多。我們在譯本敘事文的時候，爲了省事起見，常常把父名簡略了，可是在譯述談話的時候，卻不能不處處依照原文，因

爲從所用的名字可以聽出談話者的口氣來。例如阿卡提與巴扎洛夫的談話，是只用本名的，可是在生氣或吵嘴等等的當兒，他們有時故意把『父名』用出來了。

一個讀者初次遇見這許多名字，少不了令感覺到頭昏腦漲。爲了讀者們的方便起見，我們編了一個人名表，以便查考。名字只見一次兩次，無何種關係的，大都不列入。

(一) 柯薩諾夫家屬及僕從

尼古拉彼得洛維區柯薩諾夫，簡稱尼古拉。

保羅彼得洛維區柯薩諾夫，尼古拉之兄，簡稱保羅。

阿卡提尼古拉維區柯薩諾夫，尼古拉原配所生的兒子，簡稱阿卡提，在至親口中或成阿卡夏。

米的亞，尼古拉幼子。

費尼奇佳，一稱費獨細亞尼古拉芙娜，米的亞的母親。

彼得，尼古拉的侍僕。

普洛克維區，尼古拉家老僕。

鄧尼夏，費尼奇佳的侍女。

(二) 渥淀竹夫親戚及朋友

安娜蘇，其芙娜渥淀竹夫夫人，簡稱渥淀竹夫夫人或安娜。

凱德麗娜蘇，其芙娜陸克推夫，安娜之妹，簡稱凱的亞。

阿芙獨的亞，司的拜拿芙娜，H公爵夫人，安娜的姨母，簡稱H公爵夫人。

濮飛里柏拉東尼區，安娜的鄰居。

(三) 巴扎洛夫家屬等等

伊符勤尼，乏西里區巴扎洛夫，簡稱巴扎洛夫，或伊符勤尼，親人有時稱他爲伊尼烏夏。

乏里西伊範諾維區巴扎洛夫，伊符勤尼的父親，簡稱乏西里。

阿里娜，佛臘錫芙娜巴扎洛夫，伊符勤尼的母親，簡稱阿里娜。

鐵木非區巴扎洛夫，家老僕。

安斐蘇希加，女僕。

達尼烏夏，女婢。

費特加，家僮。

阿萊克賽神父。教區的教士，乏西里的朋友。

(四) 其他

瑪德微伊里區郭里秦，尼古拉等的表兄弟。

維克多西脫尼各夫，巴扎洛夫的相識。

愛芙獨克夏庫克興夫人，一稱阿芙獨的亞尼克鐵希娜，熟人又叫她爲宇獨克西，是西脫尼各夫的朋友，簡稱庫克興夫人。

父與子

一

一千八百五十九年五月二十日，一個沒有戴帽子，衣服上滿是塵土，穿着粗呢短袴，年約四十歲左右的紳士，由某處的驛舍走出來站在外面平臺上，問道：『唉！彼得，還是瞧不見麼？』被問的是他的僕人，是一個圓圓兒臉，下巴上長着些淡黃色的汗毛，一雙小眼睛沒有光芒的少年人。

那個僕人，他的身上的一切，從他耳朵上的藍寶石的耳環，直到他那染了色，擦了香油的頭髮，和他那文明的舉動，都可以顯出他是一個新時代的人。他隨意向大道上望了一眼，回答道：

『回老爺，還是什麼都瞧不見。』

『瞧不見嗎？』紳士又問。

『瞧不見，老爺！』那僕人又說了一遍。

紳士嘆了一口氣，在一條長板橋上坐了下來。我們現在趁他曲了腿坐在那裏，心有所思的張着眼四顧的時候，且把他的生平來介紹給讀者們。

他的名字叫尼古拉彼得洛維區柯薩諾夫，在離這驛舍十五俄里●的地方，他有一小片產業，大約有二百口農雙，●或是如他所說——在他把地分給了農民，創辦了『田莊』以後——有三千畝地。他的父親是一千八百十二年打敗拿破崙一役中的戰將，一生整個兒銷磨在軍旅之中；爲人粗野不文，卻沒有不好的惡習，是一個道地的俄羅斯人。他先任旅長後升師長，常川駐紮在外省；在那裏他的官階使他成了一個比較重要的人物。至於尼古拉，他是生在俄國南部，同他的哥哥保羅一樣，（要知保羅的歷史，另詳下文。）直到他十四歲那一年，他一向在家受教育，左右的人，左不過是貧窮的師保，放浪的副官，以及一切的參謀和軍官。他的母親是郭略秦家的小姐，在家時叫阿嘉斯，做了將軍夫人，便被叫爲阿嘉福克里郭司米納希娜柯薩諾夫；完全是高級軍官太太那一類的人。那是說，她頭上常戴着光華奪目的壓髮帽，身上常穿着綵綵作響的綢緞衣裳，在教堂裏總是最先搶到十字架面前，說話時聲音又高，又刺刺不休，照例每天早晨讓她的兒子親一下她的手，每

晚臨睡時給他們她的祝福。用一句話說，她的生活很是享樂。尼古拉既是將門之子——雖然他非但不以勇武著名，而且還有些像是懦夫——自然不得不學他哥哥保羅的榜樣，進軍隊去服務了；可是不幸就在他得到委任的消息的一天，他跌折了一條腿，在病牀上躺了兩月，起來時已經有了終身的殘疾。他的父親對於這件禍事，扼腕嘆息之餘，只好讓他去做文官。所以在尼古拉十八歲的時候，他的父親送他到彼得堡去進大學。正好這時他的哥哥在禁衛軍裏服官供職。他們兄弟既是同時在京裏，就租了幾間房，住在一處，由他們母親的一位做高等文官的族兄，意里雅郭略秦，偶而隨時照管招呼。事情辦完，他的父親便回到他的軍隊和他的太太那裏去了。總是過了好些時才給他的兒子寫一封信，在大張的灰色寫字紙上，寫滿了粗大的字。最後落款，畫了『陸軍中將彼得·柯薩諾夫』幾個花字。一千八百三十五年尼古拉在大學得了學位；就在這一年柯薩諾夫因閱兵不得力，他的名字就被放在退伍將校名簿上了，只得同他的夫人到彼得堡去居住。不幸正在他要到塔佛里奇司基花園的附近租下一所房子，並且加入英國俱樂部去當會員的時候，忽然中風死了。他的太太不久也跟他去了，因為她到底過不慣那首都裏的平淡的日子，總是忘不了那舊日外省

軍隊裏的生活。在他的父母生時，而且給他們不少的煩惱的是，尼古拉愛上了他的房主人一個下級文官叫波萊潘洛文司基的女兒。這位小姐不僅生得美，而且是一位『新式』的女子——那就是說，新聞報裏的『科學』一欄的正經文字她都常讀。他的喪服一除，便與她結了婚。他的父親生時給他在內務部謀了一個位置，現在他辭去了職務，在農林院附近一個別墅裏安享家庭的清福。不久他們搬進一層精緻的小樓房，那房子的特點，是有一條潔淨的樓梯和一個不透冷風的客廳。最後他們搬到鄉下去久居，不久就生了他們的兒子阿卡提。他們夫婦倆的生活過得極平靜，極美滿。他們差不多一刻兒都離不開；在一塊兒看書，在一塊奏鋼琴，同聲的唱一個歌。有時她在家種花養雞，他出門打獵或管理田務。阿卡提同時也過着平靜甜蜜的歲月，一天一天的長大起來。十年的光陰像夢也似的過去了。在一千八百四十七年，柯薩諾夫的太太死了。他受了這個打擊，自己也幾乎不起——不到幾個星期他的頭髮都變成花白了。他正想到國外去旅行，藉以散遣愁懷……可是一八四八年恰巧來了①……他沒有辦法只好回到鄉間。過了長時期的萬事灰心之後，他着手改良起農務來。一千八百五十五年，他送他兒子到彼得堡去進大學，以後三年，他每年都在京城裏